

# 文林飘絮录

随 笔

马 阳

广 州 出 版 社

回音壁丛书

# 文林飘絮录

马 阳 著

广州出版社

回音壁丛书:文林飘絮录

---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同乐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21)

第一军医大学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州 同和 邮政编码:510515)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15.2万字 印张:6.25

---

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6月第1次印刷

---

发行人:黎小江

责任校对:俊伟

责任编辑:穆紫 俊伟

---

发行专线:020-81881976

---

ISBN 7-80655-113-1/I·14

定价:125.00元(本册16.00元)

## 前 言

《回音壁》，作为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成立后创办的会刊，已经历了十五六年的风雨。早就有出版《回音壁》丛书的意愿，只因集稿、经费、编选各方面的困难，一拖再拖。如今总算在这世纪之交完成这一夙愿，可喜可贺！

原来打算把散文、随笔、游记、杂感、小说、诗歌分门别类，一套套地出，终因初次编此丛书，作者来自四面八方，各有专长，难以划一，只好按作者分，或以散文为主，或以随感为主，也有随笔与短篇小说混杂的。这样，虽有点杂，但形散神聚，精短、侨味是主要的。这里既有写南洋各地缤纷的华侨风习、民情的篇章，也有反映美、加地区新旧移民思想风貌、艰辛历程的篇什，有东西方文化碰撞迸射的火花，更有抒发归侨赤子情怀的美文。即使是写中国国内或港台事物的文字，也都从“侨”的视角出发，别具一格，另有风味。

尽管这不是什么鸿篇巨著，但从薄薄一本十万字上下的书里，相信读者当能“览之有益，闻之有觉”（魏·桓范）”。

今后只要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将续编第二套、第三套《回音壁》丛书。

编 者

## 自序

马 阳

“反思”大潮席卷中国文林的时候，我还在闽南山区一间设在破旧“山神庙”的“戴帽中学”给贫下中农子弟上语文课。一边接受“再教育”，一边教人，令我这来自海外的“资产阶级狗崽子”非常尴尬。囿于大枫树下一间土房里，“面壁”几乎 10 年！唯一乐趣是拾掇枫叶，烧沸山泉，泡尝学生悄悄送我的土制“铁观音”，既苦涩又郁香，让我领悟了许多人生真谛。

挂在大枫树上的“高音喇叭”，于早午晚的“新闻联播”中，不时把“反思”文坛的消息传入耳朵，有意无意间，脑子也就生发出好些且喜且悲似是而非的感慨。所以，《文林飘絮录》的最先创意，实乃肇始于流放闽南山区这段湮远的往事。

此后，我便在“学生练习本”上断断续续记下一些有关文林文坛文场的零星感想，并没料到日后会发表出书。从获释“出山”调回粤西原籍，正式在教育界服务，入党，任中学校长，当县侨联会主席，到“上调”广东省侨联会主编《华夏》杂志，表面看来好像“一帆风顺”了，但其间目睹文场官场商场的缤纷“风景”，却又眼花缭乱，心境不无凄凄惶惶；而且工余假日，仍记下这些思想点滴，虽然“杂乱无章”，但也“敝帚自珍”。多年下来，竟也积

存了好几本。1993年因健康问题申请提前退休获准后,除积极治疗遭摩托车撞伤的腰椎外,便把主要时间精力投入反映归国侨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伏案疲乏时,翻翻这几大本“杂感”,倒也常有启发,提醒我自省自律自量自爱,别忘了当年握拳面对红旗庄严宣誓时的承诺。

长篇小说创作告一段落,想起何不将这些零星无序的“杂感”整理出来,闲时翻翻,检视来路,也许可免迷了去向。谁叫自己领了一个“4181”编号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即便业余涂鸦,也不能缺了文德。这些有悖文场时髦新潮的“杂感”,钢珠铁砂似的,再能耐的书商,恐怕也是炒不动的,所以出版的机会甚微。有时事情又往往出乎意料,“广东归侨作家联谊会”准备出版一套“回音壁丛书”,向我约稿。我问文艺杂感可以吗?他们说正好,正好!我当然高兴,而且给这四百多则“杂感”,12万字的稿子冠上《武林飘絮录》书名,深意是没有的,无非是徜徉武林,正值飘零季节,惊见这落英缤纷、落红无数,心境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但我不是林黛玉,不敢“多愁”,却有“忧思”。所以,这《飘絮录》岂能附庸《葬花词》?与我多年前在《周末画报》连载的《武林飘絮录》也有所不同。虽然一文一武,但两者不是姊妹篇。武者剑锋直奔汉奸卖国贼秦桧,除奸未遂,血溅山河。文者笔触点拨文幕,聊抹文场,喜笑怒骂,杂感而已。真正的杂感,个性鲜明,难免“偏颇”。不偏听偏信,却偏爱,这是它的特色。不管是“左王”还是“油(右)渣”,都是帽子。谁的脑袋戴得刚好呢?也许你我他,也许谁都不,只有天晓得。“红色幽默”也罢,“黑色幽默”也罢,杂感而已。

向来中国文士的神经,既敏锐又脆弱。对自己慷慨激昂,微笑颌首。对别人怒目而视,狠狠磨墨。自己放的屁,也是真理。别人真话实录,却要打杀。我这肇始于特定年代的山林草莽的

“杂感”，难免粗犷峥嵘，四百多则，其中难免有些令人不很舒服。时下让人“舒服酥软”的美文太多了，允许几则“不舒服”的杂感存在，不无好处。正如发散之药，出一身冷汗，祛热驱邪，高烧也就退了。至于敌手，便不存在舒服与否的问题。道理很简单，敌人在我们头顶扔下“激光集束炸弹”，你还和它客客气气讲“费厄泼赖”，无疑找死！

我桌上无电脑，掌上无手机，只一支用了多年的老式“英雄”钢笔，大概是要被划归“保守”那一类的。听说“改革”的位置已被时髦新潮儿霸光，那我们就暂且远远站在一旁“观照观照”吧！“闲将冷眼观螃蟹”，目光要做到全冷也不容易，我的眼眶有时就灼热得很，常常让发烫的泪水淌过脸颊。就是说少有好心绪，悲观与乐观、失望和希望同在。春寒料峭，瞥见文林枝头似有鹅黄嫩绿，心里能无几许温暖吗？

从开头的第一则，到书末的最后一则，其中并没什么结构性的内在联系，只说明一点记录的时间先后罢了。除了个别之外，各则基本独立成篇。这种形式，鲁迅先生早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连载《随感录》就用过了，后来结集出版《热风》一书。拙作好大一部分，已在《羊城晚报》的“晚会”以“书边掇语”、在《南方都市报》以“穗居闲话”、在《华夏》杂志以“卜居闲话”以及在新加坡的《艺术天地》、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泰国的《亚洲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过。由于体例很不统一，这次汇编成书，不得不重新整理，剪刀浆糊贴不成，只好重抄，并补入一些新内容。

我试图将《文林飘絮录》打磨成一面镜子，不在“正衣冠”，而为“照文心”。却有别于曹雪芹的“风月宝鉴”，正照反照，都不会要老命。不过，会有刺激。浑身流冷汗者，有救；七窍冒烟者，无望。《飘絮录》毕竟是针灸式的小玩意，能否照妖，还很难说。倘若沉得住气读完，文林“反思”的真伪，总可悟出几分，不至于将

“伪现代”视为大方向。当然,《飘絮录》不是观测文林风雨、文场行情的“烧饼歌”和“推背图”,也不是“谶语”或“符咒”。然而,有多少预见性与超前意识,倒是不假。信否由人,不在强加。不过,想要成为似样的跨世纪的中国作家,不妨翻一翻《飘絮录》,决不白读。即使“开卷反胃”,吐出来的也是污秽!

《文林飘絮录》,原打算整理出 500 则,却突然被香港一家文学杂志打乱了我的“阵脚”。该杂志决定于 10 月号开始发表我的一首千行长诗《岁月长歌》,且要我尽快提供部分插图照片。只好把《飘絮录》就此打住,赶紧四处去寻觅。《岁月长歌》已在新加坡、泰国、美国等地一些报刊杂志发表过一些章节,现在有机会刊载诗图并茂的全文,岂能轻易放弃?该诗曾三易其稿,耗时多年,是我经营华侨归侨题材创作的两大工程之一。创作不易,出版更难。我原亟盼在国内首先发表,曾把诗稿寄给某著名大型文学期刊,连翻都不翻,很快就扔了回来。稍后又寄呈省里管文学艺术的某领导,希望列入“50 周年国庆献礼”,同样遭到退稿厄运,不过还夹有写了几句好话的短笺。毕竟是文化官,多少有点修养,不似时下一些文学期刊把守“第一道门槛”的时髦儿。不想藏诸名山,便向外发展,希望“出口转内销”,这实在是很悲哀很无奈的事。这似乎已游离了“自序”的范围,但仔细一想,好像仍属“飘絮”。多唠叨几句,读者也会谅解的吧?

(1999 年 9 月于广州平平居)



## 文林飘絮录

### 1

曾经像黄陵和曲阜的千年古柏那样神圣凛然的文林，没想到几度“西风残照”之后，这“汉家陵阙”，便成了落英缤纷、落红无数的“伊甸园”。好些惯于在中山服上衣口袋插支“英雄金笔”的诗人作家，“反思”中拼命更新观念，不再抱着“二为”，不再“十年磨一剑”，不再艳羡“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摇身一晃，返祖为“后冷战”、“后现代”的“夏娃阿当”，在落英落红落霞铺垫的“席梦思”上，充分施展意识流大流特流的才华，创新着鲁迅先生所说的“两个妖精在打架”的故事。

### 2

厕身文林，为“路漫漫其修远兮”所迷，为“落霞与孤鹜齐飞”所醉，为“我以我血荐轩辕”所感，一根瘦瘦狼毫，幻想过“挽狂澜”、“扫千军”、“惊风雨”、“泣鬼神”。结果有如蜗牛负重，不胜唏嘘。或阿 Q 或唐诘诃德式的几声自欺自弃自慰的慨叹，便以

为是“黄钟大吕”。有人羞愧难耐，寻觅地缝，忽见文林边缘，荆蔓丛生，往那里一钻，竟惊出一对身材姣好的“连体犬儿”，吓得文场哗然。

### 3

在闽南深山老林“接受再教育”时，与一位哑巴老护林员栖身破山神庙。发现老人以枫叶烹茗烧饭，问其何故？他以筷子沾茶水在矮桌上写了“焚诗”两字。林黛玉“焚诗帕”，是文林最为凄美的千古绝唱。哑巴老人“焚诗”意味着什么呢？老人出门巡山总背着一只竹篓，归来满满一篓红叶。问他为何独独拾红叶，他又在地上划了“收尸”两字。也许见我骇然惑然，在地上再划“收诗”两字。多年之后才打听到，这位哑巴老人，原是1957年那场文林悲风中凋零的一颗诗芽。

### 4

神州山水，是仙家的摇篮，却是诗家的坟墓。自从屈原“怀沙”、李白“捞月”，中国诗魂便悲情滔滔。李后主赔了江山美人，才吟得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毕竟代价太大太大了！还有多少血沃与汗凝，才育成文林的劲草春花？五千年岁月延伸到我们的脚下笔尖，落红层层淤积，难怪文彩风流，一代比一代沉重。然而，即使埋得难以呼吸，我们仍须背负这辉煌的历史重托，奋勇前行。所谓“再出发”，是轻装后重新上路，决不是脱得赤条条去追赶“后冷战”、“后现代”屁股的那缕青烟。

### 5

把红丝带系在那株有着奇异花的植物上，“人参娃娃”便跑

不掉了。当灵感闪现的时候，我们脆弱的思绪，却往往系不住丽章佳句，失望之余只拾得些虫咬的青果。没人会欢迎这种苦涩得难以入口的所谓“创新”。在反季节中萌发的苗裔，无异芽菜，如何能企盼它长成参天巨木？但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挣出高天厚土，得以一瞥大野的雄阔苍凉，即使为铁蹄所折，亦不啻是一种壮烈。

## 6

一只在云层中箭的大雁落在古驿道上。一阵急速的马蹄驰过，带走了这只受伤的候鸟。骑者不是猎人，而是过客。月逾，修篁深处，茅舍柴门依呀一声，飘出一个白衣少女，无声的碎步踏过积霜的板桥，沿着山根施施然隐入苍蓝的暮天。一袭瘦长的黑影依着柴门，听孤雁声声远去，任由霜花把他自己变成银装素裹。治愈了心灵的创伤，放飞一个完美的生命，留下一脸冰泪，千年不融。这无疑是诗文中的上上境界了。

## 7

多样多元之后的文林，无奇不有，无险不在。不乏经营“黑店”者，稍一不慎，便成“人肉包子”的料。何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简直是山寨林立，坐寇流寇多如牛毛。以原始刀枪棍棒在山道设伏的那种土勾当，现在是没多少人要干的了。眼下荧屏上设计的五花八门的机关陷阱，比比皆是，善良老实的中国读者观众，没有不乖乖放下买路钱的。文林莽莽，爬格子有如攀栈道，迎面来了一彪人马，如何是好？一流大手笔，恐怕也难以“豪言壮语”突围。

## 8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中国文学恐怕再也寻不出第二首比这更孤寂高洁的诗作了。柳宗元可谓苦心孤诣地滤尽了数十载官场的齷齪，才熬出这二十个汉字，浓缩的诗质，一字何只千钧。然而，这是失意的心境，得意时的心态又如何呢？依然能一尘不染，超群脱俗吗？出世境界，云里雾里，可望不可即。唯关怀民瘼的入世心态，贴近我们的生计生活生存。谁在风沙雨雪中战取了不朽，便是文林的梁才。

## 9

诗仙赢得龙袍为他揩唾液，不管是传说还是史实，都是文林空前绝后的盛事。“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失宠时，袖袍里仍掖着御赐的“金牌”，到处游山玩水，饮酒作乐，他才不学诗祖屈原流放荒江野渡，疯疯癫癫，哭哭啼啼，嚷着要回郢都襄理“国是”。当昏君已无诗趣文雅之际，你仍在那里浪漫撒娇，无异找死。后人却理解为寻诗。权门重地，离开就算了，何必还发那么大的牢骚？鲁迅先生对于《离骚》，似乎另有一番蕴含着新史观的领悟。

## 10

清茶淡饭养育大家，灯红酒绿苟活写手，似乎已成“文林史话”的谈资。是文学本身的苛求，还是社会现实的不公？重儒轻商也好，重商贱文也罢，作家一样“寒酸”。当然，时下亦有为文暴富者，但手上的敲门砖早已扔掉。吾人不敢奢望“千金难买相

如赋”，毕竟那是特殊风流才子钩得豪门佳丽的“个案”，不是通例。但愿眼下能有“百元来酬千字文”就很不错了。清贫淡泊是作家自律的一种精神，不能据此而要求作家当“苦行僧”，“只问马儿快快跑，不给马儿吃青草”。书商肥，作家瘦，这社会离文明恐怕还十分遥远。

## 11

文林花太少，鸟太多，而且都是乌鸦夜隼之类，不报吉祥，只嚷凶兆，人见人厌。咕嘎不休的，是什么“重写”、“重铸”、“再出发”、“定位”、“解构”、“建构”、“后冷战”、“后现代”，等等，不看国情文情，只顾闭着鸟眼瞎啼。撑饱了栖在高枝上，迎着西风扭捏作态，拉得树下尽是屎，整座文林臭气熏天。

## 12

封建老大王朝在其晚年，终于成就了曹雪芹破窑绳床泣血著“红楼”，这是中国文林的不幸，也是大幸。因研究《红楼梦》发展起来的“红学”，足可与西方的“莎学”辉耀于世。但眼下冒出的这个“学”那个“学”，大有造假贩私之嫌，除了广告效应，没什么学术价值。细细玩味，所谓“风生水起”，皆源于外界的蛊惑。心闲神定，无须介怀什么“研讨会”、“发布会”之类，无非红包加口水而已。

## 13

古老文林，怪事连年，近来竟出现了“清君侧”奇观。报载一份中国现当代作家排行榜，令人眼界大开。鲁迅之后，几乎全是新面孔。无论心里怎样恨恨，横看竖看，鲁迅都是一座巍巍泰

山,动不了,便只好猥猥地置于榜首。但清除了主将前后左右的战友,新文学则存一具空壳,鲁迅也就名存实亡。诚然,鲁迅不是神,是“旗”,是“大树”,是文林栋梁。护“旗”护“树”是神圣的,除非你已甘心做“后现代神主”的附庸或“食客”。

## 14

泛起的“沉滓”,变成遗祸文林的飞蝗飞镖,这似乎是始料未及的。鲁迅不会从墓园醒来,再逼真传神的铜像,也镇不住亡命的“文林刀客”。好在鲁迅的杂文还在,泼来的污水尘垢盖不住“匕首投枪”的光芒,依然照出历史上那副丑恶的嘴脸。飞蝗毁林,飞镖伤人,这不同于一般的“文人相轻”。总是怀着菩萨心肠的中国老百姓,往往不记仇不记恨地宽恕一切,却常常忘了或远或近跟在身后的一双狼眼。

## 15

据说枕着砖头般厚的一部著作长眠,是许多作家毕生的夙愿。其实何只一部“砖头”,著作等身的大有人在。但是否能传世,就很难说了。篇幅的长短,并不与时间成正比。“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才 20 个汉字,千百年来,却被海内外中华儿女广为传颂。《红楼梦》的不朽,不在于厚如砖头,在于曹雪芹破窑绳床泣血“披历十载”。泣泪已非易事,何况泣血。然而,这恰恰决定着文学的短命或长寿。

## 16

自从文场与官场商场相通之后,五光十色的“过山车”,便在

文林和商厦之间运行得十分畅顺。左手机右笔杆，集儒商于一身的“奇才”，在“下海”大潮中独领风骚；那手势、那身姿、那口气，让人想起当年“红卫兵”叱咤风云的余韵。文弄得不三不四，财发得不清不楚；财大气粗，一口气就承包了百亩文林。仅仅一夜风流，便开遍了“火树银花”，吓呆了才露脸的嫦娥；吴刚一惊，松手，伐桂的巨斧落向人间。听说剃光了蜀山的林木，酿成长江百年不遇的洪灾。但愿这是文学的浪漫。

## 17

“山长水远”，是一种宁静幽深的境界，属于闲逸的审美情趣。但“苦难与忧郁”，不仅是艾青的诗作特色，也是文林古今最为瑰丽动人的基调。天灾人祸，哪个朝代，不曾伴随我们民族而至？喜也流泪，悲也饮泣，诉诸文字，却是丽章美文。“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何以有如此的伟力？在于诗人把全部才情都用于抒写我们民族的诉求。有哪位大家大师不负累着历史的重托郁郁而终？颐养天年者，能有几人？新时期的大师们，应该有另一番风光吧！

## 18

百花斗艳，文林兴焉。斗丑、斗臭、斗黑、斗黄，斗得文场熙熙攘攘，斗出这个“热”那个“效应”，文运也就危危乎矣！因为这些“斗法”总夹带着几分兽性的本能，越斗越失去理智。一旦失控，热上加热，擦出火花，或自焚，或他焚，最后通通玩完。城门当然比文林重要，不过文林失火，池鱼恐怕也难免紧张。所以，文化建设是全社会都得关注的大事，眼开眼闭，必定引火烧身。

## 19

我们古老神秘的文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衍生出许许多多大小奇奇怪怪的称号，文坛呀、文场呀、文士呀、文宗呀、文豪呀、文痞呀，等等，七文八文，文得一塌糊涂之时，便是文林异常繁华之日。中国作协数千会员，真正文豪文宗，凤毛麟角；文痞文棍，也不会太多。而写手作手之类的水货皮货，最是文路财路仕路通畅，往往捞得“风生水起”，名利双收。人家什么都敢卖，而且很彻底，你敢吗？离脐下三寸，你就不敢动笔了。所以，眼红不得的。

## 20

仅仅一个书名，就卖得一百万元。是一代文宗文豪即将开笔的巨著吗？非也！它之所以被敢字当头的书商看中，就因为它预告着“我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的那个“明星”的有关“脐下三寸”的传奇，百万，值，干！听说这拍卖槌声创下的得意杰作，至今仍无人能破。报刊传媒曾大肆渲染这位“明星”是“×协”会员，是光荣，还是尴尬？恐怕很难说出什么滋味。

## 21

“天下名山僧占多”，那么，天下美人呢？现在没有了皇帝，这个问题似乎比较难答。高官吗？大款吗？大腕吗？好像是，仿佛又不是。报载那《泰坦尼克号》影片的男主角，一夜成名天下知之后，收入千万美元，顷成巨富，在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等地筑了“爱巢”，夜夜“换马”，他究竟占了多少？看来不会输给那个已死的东非皇帝。但比起我们古代“后宫佳丽三千”的皇上，



还逊一筹。据说美国某一位篮球天王巨星，他“经手”的美女过万。这恐怕是“鬼佬”的“桃色幽默”，不过也很难说，“US超人”再加上“伟哥”，便无所不能。中国文学的西门庆和庄之蝶，是难望其项背的。

## 22

古典江南比现实江南，似乎更加迷人，这得力于文学的魅力。“杏花春雨”、“莺飞草长”、“晓风残月”，还有“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而庾信的名文《哀江南赋》，却成了这“人间天堂”的咒语，历朝都不断“丧乱、漂泊、危苦”。自从隋炀帝开凿运河“南巡”之后，君王宠幸江南，遂成为亡国的先兆。数度沦为“残山剩水”，尽管换来诸多美文美人美事，但已太伤国脉族根，给子孙后代遗下绵绵不绝的沉疴。

## 23

一枚飞镖从窗外射入，“笃”一声，颤巍巍地插在案上。你，也许“呀”地惊叫着，手中茶杯“呼”地摔碎在地；也许神情凛然，目光如炬瞥一眼窗外，抓过飞镖插着的纸条，边看边露出一丝冷笑，随即手一挥，茶杯飞出窗外，喝道：“有种的请进来！”唯冷静沉着，镇住对手，令对手不知底细，不敢再贸然出手，争得主动，为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为文亦然，文风沉实冷峻，始见深广宏博，无此神韵气魄，便与大家大师无缘。

## 24

由“铜臭”而“铜香”，“文人相轻”遂变成“相贱”、“相残”。官